

## 但那已是往事

古水

辛卯年二月初九 / 2011-03-13

每次回家我都會路過那裏，  
造物老頭子可憐我才送給我的采地，  
一片蕪雜著長滿扎人薔薇的荒田。  
歪歪扭扭的野徑上佈滿了鳥獸的蹄跡，  
梅雨季一來，我就該改口叫它泥濘的澤澱。  
我老是嘆氣：  
總得什麼時候放火開荒了才好呢，  
就算貧瘠好歹也能有些收成。  
我又習慣地往東邊看去，  
果然還在這裏，那個趕不走的傢伙，  
賴在我田裏還說什麼非要等兔子。  
可惡，這樣的懶人我見多了，  
但我又實在沒法趕走他，  
只好由他靠著田裏唯一的樹樁等他的兔子。  
說到這個樹樁，我曾可自豪了，  
「這棵樹是我親手種的！」  
我遇人便炫耀，

「以後可以剖開給你們做棺材板。」

每個聽到這話的人都一臉喫屎的表情，

嘀嘀咕咕幾句就走，

我真不知道哪裏得罪他們了。

後來我的樹不知道被哪個缺德鬼趁夜黑給砍了，

「你真拿去做棺材啊！該絕種的壞胚子！」

第二天我再次巡視時就止看到這個樹樁了，

上面一層又一層細細窄窄的年輪，

沒錯，就是等兔子的傢伙靠著的那個。

有時我想會不會就是他偷了我的樹，

但最後還是放棄了這個念頭，

這個傢伙比我還瘦，估計扛不動的。

我悠哉得踱了過去用腳踢踢他，

「嗨，渾蛋，你在這裏很礙事，知道麼？」

沒有回答，

「我馬上就要一把火點了這裏了，你快給我走開。」

他激動了起來，

「求你，別，千萬別放火，我的兔子在這裏呢，你會傷到她的。」

兔子？這裏還有兔子？

我是沒見著過兔子，隔壁那個禿子倒是常過來看看，

還帶著一臉奸笑問我：

「怎麼樣？我出市價買你的荒地，你很划算哦！」

我頂你個肺啊，奸商，

仗著有幾個阿堵物，就充闊爺了。

我越想越氣，放火燒了這裏開荒的欲望更強烈了，

「他奶奶的，老子也要當財主！」

「兔子，你不會去打麼？」

很簡單的，追上了，一磚頭就行了」

他目瞪口呆的看著我，一臉茫然，

沒救了，這人，傻子，24K的。

「你不懂的，我止是在等兔子。」

語無倫次，什麼人啊，這是，

我開始在腦袋裏想這裏該種些什麼，

還有，去哪籌種子錢的事了，

哎，做個窮人真不容易。

我忽而又新生了對禿子的羨慕，

有豪宅，有寶馬，有如花美眷，

「我什麼都沒有，我真命苦啊！」

我噙了出來。

「你多幸福啊！」

嗯？那傻瓜剛才說什麼？好像是說我幸福？

你妹的，幸福，幸福你妹啊！

「我哪裏幸福？你說，你給我說！」

「因為你擁有這片荒野，裏面長著野草莓和薔薇花，甚至還有野雞和兔子！」

「可你看隔壁禿子，他那麼有錢，我嫉妒羨慕恨！」

「你有他沒有的。」

「切，我是個窮光蛋，有什麼他沒有的？」

「你有未來啊！」

「你沒有麼？每個人都有，好不好？」

「我沒有未來，止有歷史。」

「哥就是學歷史的……」

「不是說那個，我指的是昨天。」

「昨天？你闊過？」

「闊過，但那已是往事。」

「別特麼銀鐲女子、小清新了，你說的什麼胡話呢！」

他笑了一笑，看著很憨厚的樣子，

我也忍不住內心歉疚了一把，

「我的兔子丟了，在你這裏。」

「難道還找我要索賠不成，你自己失誤怪不得我，」

我竭力推卸責任，生怕他要管我要錢。

「是我的錯，我失去了我的兔子，那是我的最寶貴的東西。而你如果燒了你的荒田，你也會失去最寶貴的東西。」

「比如呢？」

「你的樹。」

「早就失去了，好不好！」

我憤怒了起來，心裏又不斷問候那個偷我樹的缺德鬼、壞痞子的祖宗十八代。

「可你還可以看到這個樹樁，數上面的年輪，回憶以往的日子。」

而我失去了我的兔子，什麼都沒有留下。」

我突然好像被他感動了，脫口而出，

但那已是往事

---

「不，笨蛋，你也還有回憶，不是麼？你也很幸福。」

他的眼睛忽而亮了起來，

「是啊，她並沒有離我遠去，至少我知道她在某個角落注視著我。謝謝你的提醒！」

我問了，哥什麼時候提醒你這個了？

「哦，不用謝。」我隨便應了聲，不想多說。

他拍了拍身上的灰塵起身就走了，

看著他遠去的背影，我一時也不知道該說什麼，

或許該寫個詞、做個曲什麼的慶祝一下他終於走了？

我一屁股坐在了他剛坐的地方，

靠著我的樹樁，

腦海裏又開始計劃起我的開發大業來。

---

于大連